

六十年 年代

花城出版社

易健常 著

六十年代

花城出版社



易健常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六十年代

易健常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60-4718-5

I. 六...

II. 易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9457 号

责任编辑: 孙虹

技术编辑: 易平

平面设计: 王越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 1 插页

字 数 200,000 字

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718-5/I·3736

定 价 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六十年



1960

麻雀饿得叫

秋收开始，队上的食堂一日三餐，清汤寡水……每顿饭，孩子们盯着看，噙着手指流口水。

共和国建国十一年，说是形势大好。

国庆后，柳老师带我们下乡，铜塘乡搞秋收。灰灰白白的田里，枯禾倒伏，见到几个老婆婆蹲地上，从禾秆上捋稻谷。柳老师摇头说：“瘪谷子，过不得风车。”麻雀不少，飞得矮，精瘦，听到人声呼地飞走。柳老师又说：“都饿，麻雀饿得叫。”公社有工作组，组长姓余，生得矮，叫“二筒”，领我们到金洲生产队。

秋收开始，队上的食堂一日三餐，清汤寡水。饭是老秤四两，拳头大一团。每顿吃饭，孩子们盯着看，噙着手指流口水。生产队长赶走伢妹子。队长的绰号难听，叫“死卵”，他说：“新粮接不上，断顿一个多月，让你们见笑。”死卵方脸，笑容少，脸像镗铁。兄弟三个，他是老二。

断顿归断顿，秋收仍要收。死卵的弟弟老三发拽：“收什么收？大田有几颗谷？麻雀喂不饱，不去！”当晚，二筒叫人，捋袖子跺脚，将他扭到晒谷场批斗。二筒吼叫，老三偏偏倒倒，翻白眼皮，人晕倒：饿的。就掐人中，灌凉水，老三睁开眼。二筒说：“莫装蒜。起来！接受批斗。”老三说：“要起来，先给块饼子吃。”死卵飞跑到供销社，赊来茴饼。老三抢过，囫囵吞下，眼皮又翻。死卵说：“坏了，会哽死。”撬开嘴巴掏，掏出些饼渣口液，还有大半个卡进喉道。老三嗷嗷叫，二筒说：“灌茶！”黑包壶，足足灌一壶，不顶用。就说：“再灌！”柳老师说：“莫灌，水缸灌也不顶用。快送医院！”送医院的路上，老三含着饼子咽气。

为老三出殡，找老大抬柩，老大说：“抬不动，两天没见过来，腿杆子软。”死卵说：“我作主，队上喂牛的粗糠，匀

你一升。”老大勉强起身，抬后杠。上坡时，脚底一滑，薄木棺材往后坐，压在他身上，他眼半闭，伸着手，口里念：“许我的糠要兑现。”老大也咽了气。

兄弟三个两个见了阎王，死卯两天没出门。生产队无人排工，我们正好轻松。柳老师带着我们，找死卯要事做。门半闭，进屋见他两手抱脑壳，眼睛挂血丝，嗓子又哑，只说明天继续收谷。柳老师就说：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”我们不懂。柳老师又说：“千门饥馑无粮食，万户萧条鬼唱歌。”我们懂个大意。一窝蜂，同去堤边大田收谷。

谷有收，只是少。打谷声稀稀落落，桶底谷草多过谷粒。割禾时，队上的妇女总落在后边。平汽泡偷懒，尿屙了一泡又一泡。歇气时他指着妇女们说：“假扮屙尿，在偷稻谷。”二筒在他身边，要问个明白。柳老师批评平汽泡：“就你，懒牛懒马屎尿多！”说话间，二筒吹哨子，吆喝集合。队上男女集中地头。

“女人都到前面来！”他吼。

没人挪动。

“再不动，扣半年工分！”二筒又吼。

那年头，农民全靠工分吃饭，一线小命全被工作组捏着，哪个敢不听？

就看到，女人像身上落毛虫，极不自然，有的捂肚子，有的挟紧裤腰，慢慢移。

二筒经验老到，走到扁嘴大娘跟前，掀开她的衣襟，果不其然，紧贴肚皮的是一包稻谷。她嘴巴就扁，跪下求情。二筒破口骂。转眼间，见其他妇女转过身，纷纷扔下稻谷，有布袋

子装的，有小手巾包的。只有个细妹子站着不动。

“你还瞞？”二筒揪住细妹子的头发。

“我没偷！就是没偷！”细妹子一扭头，二筒只抓着几根头发。瘦瘦巴巴的细妹子握紧镰刀，刀口雪亮，吓得二筒后退。二筒说：“要清白，脱裤才知晓！”

柳老师的脸涨红，急忙让我们背过脸。只见死卵走到细妹子与二筒之间，说：“横竖是队上的谷，公粮不会少缴，莫过份。”二筒恶狠狠：“你护短？也罢，征秋粮时，金洲队只增不减。”死卵的脸乍地发黑。队上人的脸全黑了。只有平汽泡不懂事，痴痴笑。他身边的皮砣气不过，踹他个嘴啃地。

队上又死人，死小孩子。皮砣说：“顶不住饿，另找地方投胎。”柳老师说：“莫迷信，门关紧！”七八个男同学，四五个女同学挤在仓库里，围着柳老师。已到深秋，冷风从江边从湖面刮过，穿过窗户纸唱“拍手歌”。平汽泡披起被子，说想家，想吃他妈妈煮的甜酒汤圆。侨生亚娜也说，营养不良会发育不良，在印尼时不愿吃咖喱牛肉，现在好想。灯油不多，快燃到底，大家怕鬼，缩成一团。柳老师说：给你们讲《斯巴达克斯》，说是乔万尼奥里的版本。当时只想听故事，哪稀罕什么版本。柳老师的记忆力特强，能大段引用书中的话。说起鱼叉角斗士临死前大叫一声“万恶的罗马人”，说起阿拉克利托斯同性恋人诀别时说“到泰里爱极乐世界相会吧”，让人如临其境。以后读到原著时，这些话竟一字不差。于是，公元前5世纪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奴隶起义让我们感受激情，感受悲壮；没有人再怕鬼，也不畏冻饿。

半夜，平汽泡急得叫，他要屙屎，可是仓库门反锁，开不

得门。他哭着说：“憋不住了，会拉出来。”皮砣说：“你敢！打扁你。”柳老师端下门扇，见那边闪红光。平汽泡彻底解决问题，冲进来说：“失火，烧食堂了！”

救火要紧。柳老师同我们趿鞋扎裤，冲向食堂。

没有失火，食堂外面在烧大火煮牛肉。土砖支锅，牛肉切成拳头大，丢到锅中，汤锅上浮一层血沫。火堆边坐着生产队的几十口人，有老有小，神色凝重。很多人患水肿，眼睛肿成一条线，脸如青茄子，胳膊上腿上，一捏一深窝。听到有人说

话：

“粒米度三关、吃顿牛肉，保条命。”

“死卵敢作敢当，算条汉子！”

“杀牛，犯法的事，只有他敢做。明年春耕如何办？”

又有人说：“人背犁也比饿死强。唯愿世上多几个死卵。”

有女人搂着细伢子，哄他：“牛肉就熟，搭帮队长，伢子有牛肉吃。”

“为众人肚腹一饱，崔叔子要坐牢的。”有婆婆子拭眼泪。

众人目光聚在汤锅上，焦灼的目光煮得牛肉熟。死卵见到柳老师，迎上来说：“杀牛，犯法的事，不想让你们知道。”柳老师点头，让学生回仓库。死卵拦住，说：“来了，一同吃。”他揭开锅盖，用汤勺舀去锅上漂浮的泡沫，空中弥漫久违的香气。盆盆钵钵、碗碗碟碟摆满门板。死卵抡瓢，往碗中舀牛肉；扁嘴大娘端碗牛肉，递给他，说：“叔子，你先吃。吃过好赶路。”

死卵问：“赶什么路？”

“赶什么路？西瓜皮打掌子——开溜。莫等天亮。二筒不会放过你。”有老信子讲。

“往哪里走？我走了，这面烂鼓子哪个打？不走！”死卵犟，仍分他的肉。

“莫蠢，死卵上不得硬弓。快走，越远越好。”

“下湖北，到洪湖、监利挖湖藕。有吃，饿不死人。”劝他走的人多起来。

死卵咧嘴一笑，说：“我光人一个，净卵一条，不怕。坐牢？正好一天吃十二两老米。”

“十二两老米，嘿嘿，我都想去坐牢。”有人说。

“带我去。男女平等，同吃十二两。”扁嘴大娘笑。

大家都笑。死卵笑起来好看，短胡茬中露出的牙齿好白。将近一个月的支农生活，总算见到这么多人笑。

牛肉吃光，汤也嘍光，剩下的骨头架子剔得瓷器一样白净，死卵操起柴刀，砸碎牛骨头分给众人熬汤。人多声高，惊动二筒，见他急忙赶来，兴师问罪。

“狗胆包天，敢宰杀耕牛，哪个干的？”二筒鼻子猛嗅。

“不是耕牛，是老牛，老得没了牙口。”有老信子开声。

“老牛？老牛也轮不到你们杀牛吃肉！”二筒开口离不开吼。

死卵本想端碗牛肉给二筒，听他这样一说，顿时来气，说：“老子队上的牛，杀牛救饥，想给哪个吃就给哪个吃。”

二筒目光追随着牛肉碗，堆尖的一碗牛肉啊，有质感，有香味。他仍嘴硬，指着死卵，说：“你敢——，你敢——”

死卵冷笑：“有什么不敢，宁可喂狗！”

说罢，碗中的牛肉朝倒地上，几条瘦狗一拥而上。二筒大吼：“绑你一索子！押乡上。”死卵说：“不用绑，自己去。”他就上路，回头对众人说：“十二两老米，饿不死人！”他嘿嘿，众人嚶嚶。

柳老师独自回了仓库，他没吃牛肉。

几天后，支农结束。





1961、1962

甜酒水、“瓜菜代”：有地方特色的“共产主义”
《以革命的名义》

饥饿从农村包围城市……挨饿时，人的心态走样，人心惶惶，六亲不认。

饥饿从农村包围城市。吃饭凭粮票，中学生定量二十六斤。挨饿时，人的心态走样，人心惶惶，六亲不认。

平汽泡写的字难看，但有震慑力，他用黄色粉笔在砖墙上写：来客自备粮票，否则决不留餐！他舅舅看到黄牌警告，扭头就走，走到街对面，一口气喝了几碗甜酒水，从此不再登门。平胖子的“翰粉”嵌在墙上龇牙咧嘴，几年后墙上还留有痕迹。

皮砣最小的弟弟是亮伢子，他后来成了大器，考上了清华，再后来移民澳洲。那年亮伢子七八岁，吃饭时端一碗，硬逼他娘再盛一碗给他，他担心吃了一碗没二碗。饭不够，他娘只好买甜酒水喝。

甜酒水也成了学校议论的焦点。

那年月，商店的饼干糖果扫荡一空，吃面凭粮票，买包子凭粮票。上课时柳老师让平汽泡用“理所当然”造句，平汽泡说：“一两粮票买一个包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”大家就笑。好多饮食店关门。听说由省委、政府作抉择，为救饥，拨出些粮食酿甜酒，敞开供应。饮食店又开门营业，供应甜酒水。那甜酒水，无非是糯米撒酒药子酿成，一斤糯米能发三四斤酒汁，酒汁掺兑十倍以上的水，加点糖精，就能普渡众生。喝甜酒水不要粮票，甜酒水是有地方特色的“共产主义”。

我也想喝甜酒水，钱呢？皮砣说：“有办法。”他领同学去浏阳河边，让大家下河摸小口坛子。小口坛子本是造漆厂装硫酸的，堆在河岸，涨水时冲到河里。皮砣说，坛子里有鲶鱼“搞恋爱”。几个人找到坛子，手伸进去，有滑滑的鲶鱼扭动，倒出来，果真一公一母。抓了几条鱼，皮砣说：“卖掉分

钱。”谁去卖？又是他自告奋勇。卖鱼前做手脚，朝鱼肚子里塞卵石，轧秤。“造假”大概是古已有之。他雄赳赳、气昂昂前面走，我们尾随，缩手缩脚。突然他撞到亮伢子，说在广州部队上的姐姐回来探亲，买不到菜。皮砣举起手中的鱼，说：

“现成。不讲价，一块钱一斤。”马上兑现，我们一人分几角钱，美美地享用甜酒水。后来皮砣说，他母亲剖鱼，剖一条发现一块石头，再一条又是。再后来，读鲁迅的《社戏》，有“双喜”偷自家罗汉豆的情节，这时更会想到皮砣。

平汽泡总同老师过不去。

老师也要喝甜酒水。范老师教数学，课教得不错，没吃也挺不住了，有时出十来道“因式分解”题在黑板上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同学们，对不起，想到对面饮食店喝几碗甜酒水。”有次上课，范老师让平汽泡解题，题容易，平汽泡却解不出。范老师说平汽泡蠢得像条牛。平汽泡说：“喝不到甜酒水，哪来牛力气。”气得范老师挤眼泪。柳老师患肝炎，此时病得不轻，几十元的工资一半用来买鸡蛋，平汽泡馋他的甜酒冲蛋，就偷他的鸡蛋，被皮砣发现，揪住要打。柳老师说：莫打，由我发落。柳老师将平汽泡带到饮食店，请他吃了两碗甜酒蛋，平汽泡表示要改邪归正。

除了甜酒水，还搞“瓜菜代”。

当时的教师宿舍，家家门前种瓜种菜。唯一例外的是英文老师。他早年在中山大学专攻英文诗，研究音韵的扬抑律和抑扬律，中文诗只有“打油”水平。就种菜一事他咏物述怀：

“门前一块地，不好也不差。我说要种菜，内人要种花”。种菜种花争执不下，夫妻火并，在那块地上抱着滚，滚得花也凋

零菜也凋零。

那年月也讲“尊师”，优待老师，供应豆饼馒头和糠馒头。豆饼滞气，滞胀后喷发由不得人。物理老师先滞后喷，响声又大，得外号：响铳。

饿得挺不住时我往山上跑。山上有土茯苓，有葛根，有蕨根，运气好挖到葛根，嚼得满嘴泥，却能吮出微甜的粉液。秋天，刺蓬中长“糖罐子”，橙黄的拇指大的果实，带刺。鞋底搓去毛刺，剝去籽，酸甜。后来知道学名应叫“金樱子”，治遗尿的。大概那年头吃得多，以后从不遗尿。下乡，找菜地，用块竹篾作挖掘工具，在农民收获过的菜地上“挖地三尺”，寻找“漏网”的芋头、胡萝卜，有时能捧回半书包。

经常“上山下乡”，缺课就多，柳老师找我谈话。

“肚饿，是不？”他问。

我不吭声。

“有饼干，我的手带菌，你自己拿。”他从柜子里搬出铁盒饼干，还没启封。又说：“从香港捎回来的，你只管吃。”

见我不动手，他又说：“替我打开盒子，我也饿了。”

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就吃，落口消融的好饼干，吃过四五块，品出牛奶骚。

“要挺过去。阿·托尔斯泰说过，做一个真正的人，要在硷水中煮三次，冰水中浸三次；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也说：‘时穷节乃见’。学业，不要荒废。”

“我读过写文天祥的《痛史》。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冒出一句。

“真好，真好。那是我乡吴研人的作品。你喜欢读书？”

我点头。

柳老师很高兴，带我看他的书架，拿出三本书给我：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和《我的大学》。

我一口气读完这三本书，似乎看到了“痛苦的马克西姆”，他在俄罗斯黑土地的泥淖中艰苦跋涉。肮脏、龌龊、痛苦、失落、尴尬、无奈的生活之流，沿他笔下蜿蜒前行。既是前行，会让人看到希望，既是蜿蜒，就有了审美价值。读这些书时，我忘记了饥饿，领悟到酷暑后定有清凉，寒冷后定是春温。以后上语文课，再听柳老师讲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和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我会沉浸在诗文的情境中。同情心、奉献精神应是彻头彻尾的人类的美的道德，教化应始自于此。

学校组织我们看电影《以革命的名义》，故事发生在苏俄十月革命之后，新政权如何如何战胜饥饿。记得片中有个叫流浪儿，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。影片引导我们思索：饥饿是阶级敌人制造的。曹禺先生也应景而作，写出历史剧《胆剑篇》。柳老师给我们读过剧本，几乎是朗诵：越王勾践、大夫文仲、钟离老人、子犁、子剑：正义与非正义以集团划分，而不是依人依事划分，我的心逐渐认同“集团正义”。